

是以自明道至于大象其名不同要之皆道也然而至道之精窈窕冥冥雖未離有名而不可以智索至道之極昏昏默默雖未離有物而不可以形求可謂隱矣雖曰強名而道之本原欲名之不可得也則以道隱无名故也聖人得乎道以至無妙天下之有以至虛運天下之實故既以與人已愈有予而不費既以與人已愈多應而不匱為萬物之所係為一化之所待善救人而无棄人善救物而无棄物物來有感吾則與物委蛇而未始或遺物逝而往吾則與物俱休而未始為累在彼者以自取而受而終必還其宗在此者以不與而濟而本實无所費莫不小以成小大以成大曲成萬物未嘗擅而有之亦且而已夫天下之理徂者且往爾要之將自復徂者且死爾要之將自生道之貨物終則有始莫或已也故謂之且焉道之體隱乎無名而用乃善保且成亦在乎勤而行之爾誠能真積力久則造乎不形而與道為一止乎

無所化而亘古今常存緒餘以治國家土直以治天下其餘事猶足以為帝王之功在我者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是篇始言上士聞道勤而行之而終以道善貸且成則以下學而上達善為士者舉皆然也荀卿亦曰學始乎為士終乎為聖此之謂也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八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九

太學生江微疏

卷三

道生一章第四十二

道生

徽宗註曰太初有无有无名一之所起疏義曰有太易有太初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謂之太初則以雜乎芒芴之間神化為氣之時也當是時未始有物官然空然惟无而已則太初之先一无所有者有無故也莊子所謂有無也者是已謂之者无蓋无有矣既曰无有斯无名矣且天无立物之名物有生而名自著物成數定然後多寡可名焉方其无有則未始有物未始有物則非貌像聲色之可求也孰得而名之經曰元名天地之始又曰道常无名然則无名有无者道之體也道之體本无也而无不廢有是以无動不生无而生有象茲所兆自无適有數始立焉則一之所起本於太初而已此道降而出者爾若夫道冥於无則復於渾淪氣且未

見一亦不可得矣所謂太初有无无有名一之所起列子所謂易變而為一是也

一生二  
微宗註曰天一而地二次之水生而火次之精具而神從之

疏義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則以有天有地然後上下有差故爾乾天也其數奇坤地也其數耦故易稱天一地二有天然後有地則天一而地二次之也水淵而虛因實以成體辨而後有察於卦為坎坎藏一

也故一曰水火動而速因止以成體合而後有見於卦為離離圓二焉故二曰火自道而降水幾於道然水中有火相繼以成則水一而火二次之也天一生水於物為精地二生火於物為神惟天下之至精能為天下之至神則人之生也因精集神體像斯具精為身之本精全則神王守而勿失與神為一矣是以不離精謂之神人則精具而神從之也

二生三

微宗註曰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

疏義曰數始於一立於兩成於三一者奇也獨奇不生二者耦也獨耦不成一奇一耦而三且生矣推本言之道之大原其獨无對萬物雖多與我為一既謂之一不得

无言則一者一物而言之者又一物也是一與言為二矣一為奇二為耦奇耦相生有二則有三也是二與一為三矣夫自无適有以至於三妻以聚之至於无窮蓋數之自然而不可易者也

三生萬物

微宗註曰天肇一於北地耦二於南人成位於三三才具而萬象分矣號物之數謂之萬自此以往巧曆不能計

疏義曰渾淪既判輕清上積得乎陽而其數奇故天兆一於北重濁下凝得乎陰而其數耦故地耦二於南然天統元氣地統元形必有統元識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必有職教化者是則天地設位而人成位乎其中矣三才既具則本乎天者親上屬

天清而散本乎地者親下屬地濁而聚類聚群分之殊情飛走動植之異狀林林以生職職以殖而萬象分矣舉天下萬物之多莫不因於此故易言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三生萬物自此以往巧曆不能計然號物之數謂之萬以其多者號而讀之也彼其芸芸紛錯可勝計耶

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

微宗註曰陰止而靜萬物負焉君子所以日入而息陽融而亨萬物抱焉聖人所以嚮明而治必有陰陽之中冲氣是已莊子曰至陽赫赫至陰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

疏義曰瑩天功明萬物之謂陽幽无形深不測之謂陰陽以動吐陰以靜翕故陰止而靜陽以熙之陰以凝之故陽融而亨惟止而靜故萬物之生其後之所負者皆陰而背北惟融而亨故萬物之生其前之所抱者皆陽而胸南以萬物負陰故君子順陰之義所以日入而息以夜道極陰也易

所謂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是已以萬物抱陽故聖人所以嚮明而治以晝道極陽也語所謂恭己正南面而已是也非陰陽无以成冲氣冲氣則天一為之本天五為之中也非冲氣无以成至和和則不偏於陽不毗於陰陰陽之中也莊子曰至陽赫赫至陰蕭蕭蓋陽明陰晦赫赫則遂於大明之上至彼至陽之原也陽生陰殺蕭蕭則入於窈冥之門至彼至陰之原也蕭蕭出乎天而天氣下降赫赫發乎地而地氣上升騰天地氤氳萬物化醇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楊雄亦曰天地交而萬物生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徽宗註曰物因陰而不殺事靡盛而不衰陰陽之運事物之理也消息盈虛與之偕行而不失其和其惟聖人手故孤寡不穀人之所惡而王公以為稱己極而返己滿而損所以居上而不危

不皆然則物因陰而不殺事靡盛而不衰陰陽之運事物之理也聖人探本知微是以時消而消時息而息彼為盈虛與之為盈虛保合大和與時偕行而不失故雖孤寡不穀名之賤者以為稱而不恥也彼天下之勢極者雖必虧此則守其成而不虧知己極而返也滿者雖必溢此則持其盈而不溢知己滿而損也所以長守富貴居上而不危歟故物或損之而益益之而損徽宗註曰木落則葉本損之而益故也月盈則必食益之而損故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手然則王公之所稱乃所以致益而處貴高之道疏義曰凡木之生以敷榮蕃鮮為益以凋瘵搖落為損木落則有所損然且養其本焉是乃所以為益也易言損而不已必益所謂損之而益也月星乎晝至陰之精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方其盈也可謂益矣然過滿而食損之者至矣易言益而不已必

決所謂益之而損也然則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況於人手是以孤寡不穀王公以為稱雖若自損乃所以致益而處貴高之道也人之所教亦我教之強染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徽宗註曰以強制弱以剛勝柔人之所教也我之所教則異乎此強染者有我而好爭有死之道智者觀之因以為戒故將以為教父疏義曰自事言之弱固不可敵強柔亦不能先剛則以強制弱以剛勝柔人之所教也自道言之堅強居下柔弱處上柔弱固可以勝剛強也若然則我之所教固異乎人矣我之所教雖異於人而人之所教亦我之義特以人之所教在事我之所教在道其於以強弱為教則一也蓋堅強者死之徒而強染則有我而好爭故有死之道智者觀之因以為戒所謂不善人善人之資見不善愾然必以自省也以為教父不

亦宜乎

天下之至柔章第四十三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

微宗註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積衆小不勝為大勝者惟聖人能之

疏義曰天下有常勝之道有常不勝之道常勝之道在柔常不勝之道在強惟夫常勝之道在柔此古之博大真人必以懦弱謙下為表也以懦弱謙下為表則以深為根无事於堅以堅則毀故也以約為紀无事於銳以銳則挫故也无事乎堅與銳故人皆取先己獨取後人皆取實己獨取虛從其強梁隨其曲傳與物委蛇而同其波虛靜之中未始或忤所謂天下之至柔其在是也及其斡旋萬有宰制群動應之於無窮資焉而不匱力旋天地而世莫觀其健威服海內而人不名以武是又馳騁天下之至堅无往而不勝者也莊周論積衆小不勝為大勝者惟聖人能之可謂深明乎此觀風之行乎太虛指我則勝我踏我

亦勝我至其披拂鼓舞物无不聽其命水之處乎柔弱决之東則東流决之西則西流至其攻堅强者物莫之能先是亦積小不勝之意也孰謂天下之至柔不能馳騁天下之至堅乎

無有入於無間

微宗註曰莊子外篇論愛蛇風目之相憐而終之以目憐心蓋足之行有所不至目之視有所不及而惟神為無方也內篇論養生之主而况以庖丁之解牛丁者火之陰而神之相也故恢恢乎游刃有餘然則入於无間非體盡无窮而游无朕者其孰能之

疏義曰物墮於形氣者每為形氣之所拘以己所易憐彼所難殊不知大化寄移默運於冥冥之中無為而常自然役於造物之巧无得而贅虧莊子外篇所以論愛蛇風目之相憐而終之以目憐心是皆有所拘而然也蓋足之行域於遠近力有所不至目之視倪於細大明有所不及惟神則

幽無形而深不測其運无乎不在速不疾而至不行其用无乎不妙適无方之傳而未始滯於形體者也神之无方至虛而已以至虛而利用出入宜其無適而不可者也果非以無有入於無間之謂乎內篇論

養生主而况以庖丁之解牛蓋萬物以形相生而神為之主庖以調和為事所以養

人也二生火在人為神丁火之陰神之相也以神為用故若庖丁之解牛至於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則一心

自照天理皆得批大卻導大窾而毫芒不到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莫不釋然四解矣雖然解牛之喻以無厚入有間猶能迎刃而解况以无有入於無間則六通四關明白洞達了無纖翳之滯礙矣自非天下之至虛體盡无窮而遊无朕者曷克

是以知无為之有益也

微宗註曰柔之勝剛无之攝有道之妙用實寓于此棄事則形不勞處生則精不虧

茲所以為有益

疏義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無為者道之真體寂然不動是也無不為者道之妙用感而遂通是也惟其無為而無不為故以天下之至柔而勝剛以天下之至無而攝有道之妙用實寓於此柔之勝剛所謂積於柔者必剛也無之攝有所謂無動不生無而生有也其妙用如此又豈樂從事於務哉運量酬酢時出而應之萬變雖雜而所以無為者固自若也無為則事奚足棄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而全遺生則精不虧而復形全精復與天為一則其有益孰大於是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矣

微宗註曰不言之教設之以神無為之益不虧其真聖人以此抱樸而天下實無為而萬物化故及之者希

疏義曰言有當愆孰若不言之教妙通心術而設之以神易所謂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者此也為有成虧孰若無為之益得

於自然而不虧其真莊子所謂無益損乎其真者此也蓋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則知不言之教固神矣天地以無為而清寧則知無為之益固真矣聖人以天地為宗故以此抱樸而天下實無為而萬物化樸者道之全體惟道能總攝群有所謂守小樸而物自實也無為者道之自然惟道能斡旋化樞所謂我無為而民自化也然則不言之教無為之益非體無盡道者不能知此聖人者道之極故天下希及之

名與身章第四十四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

微宗註曰兩臂重於天下則名與身孰親生者豈特隋珠之重哉則身與貨孰多至願在我名非所親也至富在我貨非所多也惟不知親疎多寡之辨而殘生損性以身為徇若伯夷死名于首陽之下盜跖死利于東陵之上豈不惑哉達生之情而不務生之所無以為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

疏義曰務內觀者取足於身誠其身者真樂內融則一身之中眾美咸具何往而不自適世之昧者不能定乎內外之分辨乎真偽之歸乃矜攬外務見得忘形汲汲於名以危其身殊不知兩臂重於天下身亦重於兩臂名與身孰親孽孽為利以害其生殊不知生固重於隋侯之珠利固輕於千仞之雀身與貨孰多惟不介意於儻來而以守身為本然後能自適其性分以道為重矣列禦寇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未聞其干於名顏回樂簞瓢陋巷人不堪其憂未聞其累於貨所重者道而已是以至願名譽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在我則不急於人知名非所親也至富在我則萬物皆備貨非所多也於此而不能明親疎多寡之辨其為智亦疎矣故有見生於可欲乃殘生傷性以身為徇而忘其真如伯夷見名之可欲餓于首陽之下是也盜跖見利之可欲暴于東陵之上是也此皆昧於至理感而不能解也惟達生之情不

務生之所无以為生之所无以為者非生之所待而生也此有道者所以能保身全生而異於世俗者與

得與亡孰病

徽宗註曰烈士徇名貪夫徇利其所得者名與貨而其亡也乃無名之撲不贊之病病孰甚焉

疏義曰求諸性分之內者有益於得求諸性分之外者无益於得有益於得則其得也裕然而有餘无益於得則其得也歉然常不足夫惟不足故烈士徇名則累於名高而不知名公器也不可多取貪夫徇利則累於利厚而不知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為己蓋萬物之理相為消長有得則亡或繼之故親所病然其得之也是宜真得之哉名與貨皆儻來之寄耳寄之其來不可固其去不可止而其亡也乃至於損德害性苦身疾作覆无名之撲而失其至真忘不贊之經而捨其至貴則其病大矣是故善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徽宗註曰无慕於外則蓄而不費无累於物則守而不失取予之相權積散之相代其至可必若循環然豈可長久

疏義曰重內而不重外然後能无慕於外見性而不見物然後能无累於物不生外慕则无多欲之逐故蓄而不費非至於甚愛必大費者也無為物累則无貪積之憂故守而不失非至於多藏必厚亡者也雖然利之在天下民咸用之无所不通有取斯有予其出入常相權有積斯有散其盈虛常相代乃必至之理勢若循環之不能自已又烏可恃為長久而認為已有哉雖執之使留且自冥冥中去矣惜夫世俗莫之悟經曰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知足不辱

徽宗註曰處乎不淫之度何辱之有疏義曰一性之真萬善充足道之尊德之貴莫之爵而常自然不假勢物而無所歉則亦處乎不淫之度而已蓋不淫之度者不繳不昧適與之當而不過也以此安其

性命之情則真君高世貴在我所以為義榮者物无以尚之又何辱之有哉知止不殆

徽宗註曰游乎萬物之所終始故无危殆之患

疏義曰域於流動之機者一息不停固有默使之者若有機絨而不得已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雖行之於无止而不知有真止者存勢物之徒不能徐觀一性鑑淵靜不遷之宗乃與物為偶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且將蕭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豈不危其身耶真人則不然超然獨立乎形器之上與造物者遊與无終始者為友蓋將造乎不形而止乎无所化故能遊乎萬物之所終始虛靜之中默與道會其天守全其神无御物无自入而莫之能傷又何危殆之患哉老氏於通常无名亦曰知止所以不殆蓋非通乎物之所造者不能與此可以長久

徽宗註曰物有聚散性无古今世之人以物易性故好名而徇利名辱而身危聖人盡性而是天下至大也而不以害其生故可以長久而與天地並

疏義曰即理以觀物則无常之分有積有散即妙以觀性則真常湛存无古无今以性逐物則性與物俱馳以性辨物則物无自而入世之人昧於至理馳其形性潛之萬物以易所固有於是好名者困於志徇利者忘其真至於名辱而罔覺身危而莫顧交戰於利害之域何可長也聖人盡性而是故能貴愛其身不以害其生三萬歲而一成純與天地相為長久

大成若缺章第四十五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徽宗註曰域中有四大道居一焉體道之全故可名於大无成與虧是謂大成不有其成故若缺知化合變而不以故自持故其用不弊此孔子所以集大成而為聖之時

疏義曰道未始有封疆為之名曰大既謂之大則未離方體寓於域中而居四大之一焉蓋道覆載萬物者也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聖人位乎兩間體道之全以配天地故皆名於大則其由是道以出應天下天造地設發越顯著以彰制作之妙其成也可謂大矣然而道無成虧為至而倪小大世之人徒知聖人以道之緒餘土苴致天下之大利成天下之大順豐功茂烈龜乎其成而不知道之妙用本於精神心術之微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惟其無成與虧所以謂之大成夫萬物之理成極而壞功成者隨名成者虧能不有其成然後成矣而不壞是以神人无功非無功也功成不居聖人無名非無名也名成不恃故能去功與名還與衆人所以謂之若缺大成若缺非特不自有其成而已又見其知化合變而不以故自持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神无方无方則化而裁之以盡其變變而通之以

盡其利又豈膠於故常而不能利用出入者哉宜乎其用不弊也孔子集清和任之大成所以為聖之時得此故也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之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三聖之制行玉振之謂也執一不變能成其終而已至於金聲而玉振則知化合變所以能成始而成終也故曰大哉孔子

大盈若冲其用不窮

徽宗註曰充塞無外賸足為有大盈也虛以應物冲而用之故施之不竭其用不窮良賈深藏若虛感德容貌若愚

疏義曰道之真體包裹六極廓然而無所不存道之妙用周流六虛廣乎其无所不彼聖人得道之渾全以出應天下充塞無外覆載萬物而其見其吟贈足萬有鼓舞群衆而求者與之則其用之所以妙有不可得而知其為盈也豈不優優大哉然而酬酢之用常本於淵靜之宗盈而不能虛則無以應物惟以道之虛應彼群實然後

能冲而用之普博淵泉而時出之矣是以注焉不滿資焉不匱施之不竭既以為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其用不窮故謂之大盈若冲雖然有積也故不足元藏也故有餘至人无積亦虛而已故保此道者

不欲盈良賈深藏若虛盛德容貌若愚宜老子以是言告孔子也夫有若无實若虛學者之能事良賈之深藏亦若是也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聖人之虛已君子之容貌在是焉即此以觀則大盈若冲可以類推矣

大直若屈

微宗註曰順物之變而委蛇曲折不求其肆故若屈疏義曰聖人虛已以遊世况應曲當无往而不直者以順物之變故也是以委蛇而不傷其全曲折而不失其正從其強梁隨其曲轉未嘗崖異以自處焉是雖委蛇曲折與之宛轉所以為大直者有不可得而枉者矣謂之不求其肆者此也豈非若屈

之意與莊子於人間世言內直者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為徒蓋人間世者出而應乎人也既徒於人不可以徑庭宜其外曲焉則大直若屈可知矣

大巧若拙

微宗註曰賦物之形而圓方曲直不觀其妙故若拙疏義曰聖人至無以供其求善貸且成而其巧妙者亦猶造化賦物之形者也是以圓方而不離於規矩曲直而不違其繩墨

形體自著藻色自彰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焉是雖方圓曲直各盡其妙所以為大巧者有不可得而測識者矣謂之莫觀其妙者此也豈非若拙之謂歟莊子於大宗師言覆載天地刻雕眾形而不為巧蓋大宗師者萬物之所宗也萬物既宗則生而不有宜其不為巧則大巧若拙可知矣

大辯若訥

微宗註曰不言之辯是謂大辯惠施多方其辯小矣

疏義曰至言去言得於忘言然後為言之至所貴乎不言之辯者其至言去言之謂歟莊子曰大辯不言夫惟不言是謂大辯聖人不以善辯為能深造默識至理所存不言而喻無俟於容聲故若訥彼惠施之

多方特辯者之固也支離曼衍而不得其要曾何足以語極故其道舛而不合駁而不純自謂辯且博不幾於一查一宣之勞則其辯亦以小矣孰知不言之辯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微宗註曰陽動而躁故勝寒陰止而靜故勝熱二者毗乎陰陽而不適乎中方且為物汨方且與動爭烏能正天下惟無勝寒之躁勝熱之靜則不雜而清抱神而靜天下將自正

疏義曰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為和入受天地之中稟冲和之氣一動而躁則發於陽而其熱焦火故勝寒一止而靜則息於陰而其寒凝冰故勝熱二者既有陰陽之患則喜毗於陽怒毗於陰而不適厥中



非所謂發而皆中節也。若然則方且為物汨淪胥於波蕩之域，方且與動爭交戰於利害之塗，陰陽為之寇，宜其不能正天下也。惟無勝寒之躁，使之陽而不散，無勝熱之靜，使之陰而不密，然後能清靜為天下。正蓋不雜而清，斯為清之至。若所謂濇乎其清者是也。抱神以靜，斯為靜之至。若所謂寂然不動者是也。必靜必清，則表正而影必端。天下不期正而自正矣。老氏於道常無為亦曰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謂之無為則澹然而已，求其勝寒之躁，勝熱之靜，蓋無有也。

天下有道章第四十六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

徽宗註曰：以道治天下者，民各樂其業而无所爭，糞其田疇而已。  
疏義曰：在天下以道故，天下不淫其性，有天下以道故，天下不遷其德，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則耕而食，織而衣，含哺而嬉，鼓腹而遊，民各樂其業而無夸跂外慕之

爭矣。方且力本務農，服勤南畝，糞其田疇而已。雖有追風逐電之驥，足亦將却之而不用也。惟天下有道，能如此。

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徽宗註曰：強凌弱，眾暴寡，雖疆界不能正也。

疏義曰：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義。義以分則和，和則一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強者恃力，或至於凌弱，眾則恃勢，或至於暴寡。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戎馬生於郊，而疆界不能正。蓋不知以道治天下故也。

罪莫大於可欲

徽宗註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人之有欲，至於決性命之情以爭之，罪之所起也。

疏義曰：心本湛然，欲慮不萌，物誘於外，情斯有欲，志者氣之帥，氣者體之充，以志帥氣，交物而忘返，則氣為之餒，而心始亂矣。故不見可欲，則使心不亂，蔽蒙之民，昧此而罔覺，累於名高者，則見名之可欲，累於

厚利者，則見利之可欲，得失交戰於胸中，至於決性命之情以爭之，貪汙誣偽，無不為己罪之所以起也。

禍莫大於不知足

徽宗註曰：平為福，有餘為禍，知足不辱，何禍之有。

疏義曰：陽明以晉富而為福，陰晦以退耗而為禍。是以福主銜而禍則忒然。福與禍鄰，而禍福相倚，伏故平為福而有餘為禍，焉。傳所謂福莫長於無禍者，以此苟不知足而務貪，得則高明之家，固有鬼瞰其室者。禍孰大於是？惟處乎不淫之度，則知足不辱矣。何禍之有。

咎莫大於欲得

徽宗註曰：欲而得，則人所咎也。

疏義曰：如谷虛而受受而不積，如谷虛而應應而不著，有道者非無欲也。欲在於不欲而已。苟為以物易己見得而忘形，不能以公義勝私欲人之所違也。咎孰大於是？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微宗註曰人見可欲則不知足不知足則欲得欲得則爭端起而禍亂作甚至則戎馬生於郊然則知足而各安其性命之分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何爭亂之有

疏義曰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內觀一己無物不備至足之分非外錄也惟知至足之在我而不志乎期費則有萬不同其應不匱豈不常足乎惟其人見可欲則貴貨而不知足不知足則矜攬外慕而欲得欲得則爭端起而至於戎馬生於郊矣然則知足而各安其性命之分則機心不生而純白備耕田而食鑿井而飲無所施其智巧也日用飲食而已何爭之有

不出戶章第四十七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

微宗註曰天下雖大聖人知之以智天道雖遠聖人見之以心智周乎萬物無遠之不察故無待於出戶心潛於神明无幽之不燭故無待於窺牖莊子曰其疾俛仰之

間弄撫四海之外茲聖人所以密運而獨化

疏義曰生齒至衆機務至繁天下之大宜難知也然揆理則天下雖大無所遁其情所謂知之以智者揆以理故也窈然無際

漠然無分天道之遠宜難見也然視於无形則天道雖遠與之同其妙所謂見之以心者視於无形故也蓋道降而出出而生智玄升而入入而生神智者通於神者也神之无方利用出入无遠弗屆智與乎神所以能周乎萬物雖遠在八荒之外而無不察又何待於出戶而知天下哉莊子曰大智觀於遠近智周萬物者以此道心惟微持之不得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則心者會於道者也道之大本先天地生運而无

積心虛集道所以能潛神明雖藏於无形而無不燭又何待於窺牖而見天道哉揚雄曰天地神明而不測心之潛也猶將測之心潛神明者以此雖然无遠不察則智亦大矣无幽不燭則心亦神矣智无不知

心无不見兩者同出於虛靜之宗廓然洞達則千變萬化未始有窮六通四闢无乎不在即其妙用始此蓋有所謂立本厚者存莊周論人心而言其疾俛仰之間弄撫四海之外以是故爾蓋俛仰之間則其速

如馳四海之外則其速无疆於如馳之疾撫無疆之域而至于弄非兆於變化其孰能之哉聖人所以密運而獨化歟列子所謂善為化者其道密庸同意密運則化之妙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獨化之本若運轉而不能自己由是觀之聖人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又豈徒得之於智慮心術之微而已哉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微宗註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近取諸身萬理咸備求之於陰陽求之於度數而去道彌遠所知彌少矣

疏義曰易於大壯言見天地之情於復言見天地之心大壯者大而交於物復者小而辨於物惟其與物辨故方其並作而趨

動出之塗吾觀其動者之必靜及出者之必復而因以見天地之心蓋天地之大不可以俄而測度也能以心腹心使心合於無則天地之心即吾之心矣所以有貴於復者在於靜止而不在于動出也即此以觀則道在過而不必求之遠近取諸身可矣一身之中萬物咸備內觀者無不取足天下之至賸盡在是矣能致虛守靜而會之以心則道將為汝居又何俟於遠求耶求之陰陽則道雖不離陰陽而非陰陽之所能盡求之於度數則道雖寓於度數而非度數之所能窮或五年而未得或十有二年而未得所以去道彌遠而所知彌少也夫道若大路然炳而易見豈難知哉病不求之耳能反求諸己則無形而心成將進乎博之不必知者矣又何患於其知彌少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

徽宗註曰以吾之智而知天下是謂不行而知以吾之心而見天道是謂不見而名

不行而知不見而名夫何為哉巍巍乎其有成功是謂不為而成

疏義曰行而知之則足之所至者近不能察其遠見而名之則目之所逮者淺不能燭其幽惟以吾之智知天下然後超然遠

識足以通天下之理雖不出戶而知之矣

是謂不行而知惟以吾之心見天道然後

洞然玄覽足以探天道之妙雖不窺牖而見之矣是謂不見而名不行而知不見而

名則天下之大天道之遠未嘗有心於其

間順物自然而無容私去智與故而循天

理夫何為哉處无為之事而天下將自功

所以幹妙用而獨得於昭曠之先固自有

其道世莫得而知之殆見巍巍乎其有成

功也莊子曰帝王無為而天下功誨非不

為而成之意耶

為學日益章第四十八

為學日益

徽宗註曰學以致其道始乎為士終乎為聖日加益而道積于厥躬孔子謂顏淵曰

吾見其進也

疏義曰道不可致然有所謂可致者唯學而已蓋學有天道焉有人道焉自可欲之

善充之至於不可知之神自仁之於父子

修之至於聖人之天道此語所謂君子學

以致其道荀子所謂始乎為士終乎為聖

人也惟知務學則日有所就而知其所亡

月有所將而無忘其所能日計之不足歲

計之有餘而道將為汝居可謂日加益而

道積于厥躬矣顏氏之子知堅高之可慕

志鑽仰之為勞問仁則請事斯語得善則

拳拳服膺而弗失孔子謂之曰吾見其進

也不亦宜乎

為道日損

為道日損

徽宗註曰致道者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

智而萬事銷忘故日損護伯玉所以行年

六十而六十化

疏義曰知身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形則不

累於形而墮支體矣知吾生有涯而知無

涯則不鑿於智而黜聰明矣離形而形不

能礙去智而智無所困不內變不外從事則一毫不撓而萬事銷亡故曰損莊子曰蓬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蓋年運而往至於六十而六十化可謂忘年而與化為人者也觀蓬伯玉之使以謂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則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可知已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而無不為矣

徽宗註曰學以窮理而該有道以盡性而造無損之又損則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無為也寂然不動無不為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靜則聖以動則王

疏義曰學欲博取一物之不知所以窮物理而該天下之有故曰益道貴要無一毫之撓所以盡其性而造至妙之無故曰損蓋一性之真不觀一疵惟道以盡性而造無則不特未始有無必至於未始有夫未始有無所謂又損也夫然故能應能定無為而無不為矣無為則寂然不動而能定也無不為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能應也靜而處己內聖之道以全動而接物外

王之業以成一本於此故莊子言靜而聖動而王繼之以無為而專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徽宗註曰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聖人體道而以其真治身帝之所興王之所起偶而應之天下將自賓太王亶父所以去邠而成國于岐山之下

疏義曰一圓於物必有非物者然後能運之一墮於器必有不器者然後能統之六合雖大已圓於物矣非物者道也已墮於器矣不器者道也體道則事無事故用天下而有餘莊子所謂天下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者此也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可知已非道則執於事故為天下用而不足經所謂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者此也

故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可知已聖人以道之真治身帝之所興王之所成皆緣於不得已偶而應之雖我忘天下而天下將自賓若太王亶父不以養傷生不以利累形避狄人之難去邠而成國於岐山下蓋得乎此

道德真經疏義卷之九